

# 一代傳一代的創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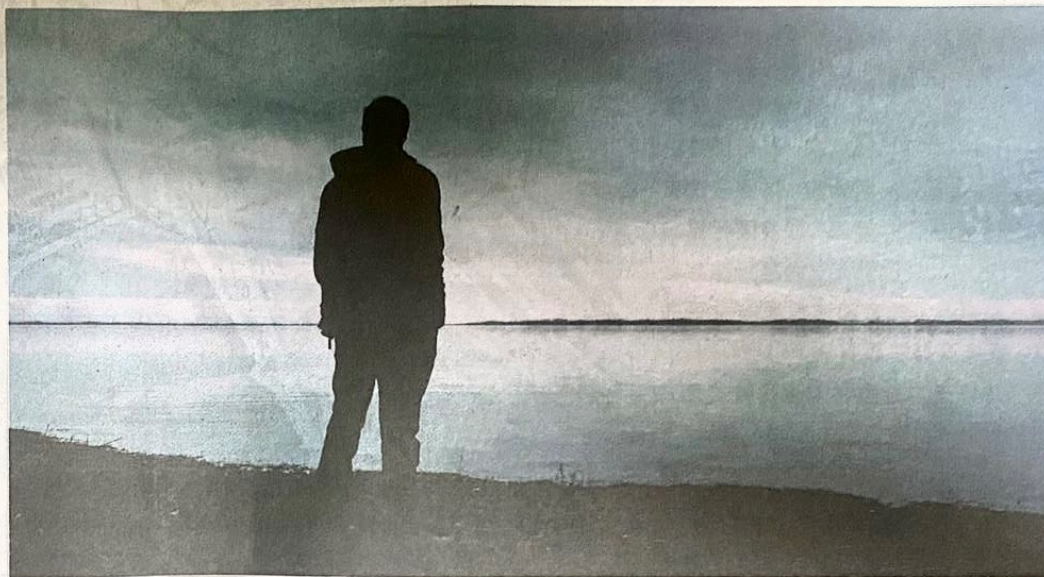


」是被迫來見面的。

」移英後經常對兒子又打又罵，太太既明白他的壓力，同時心痛兒子，就提議和丈夫來面談。

他一方面同意和太太前來，另一方面覺得自己沒什麼不對。「皆因兒子不聽話！」

撰文：吳崇欣 註冊臨床心理學家



個案中的男子，小時候活在一個充滿暴力的環境當中，對其心理和行為影響深遠。

」很難從別人的角度去感受，他覺得，「我已經叫過你要走近行人路/過馬路要看車/做功課要自己負責等等……你幹嗎就是不聽？」在日常中天天數算着兒子犯了多少錯，當心裏的數簿寫滿了，他就大發雷霆：「我已經容忍你很多次！」「你抵打！」

」每次前來坐下，身體都像小學生被訓練坐得直直的那樣，非常繃緊；雙手經常緊握拳頭，談起兒子尤甚。

驟眼看去，會以為他的兒子是個邊青，然而太太說，學校對兒子一點投訴也沒有。我和兒子見面時，他很可愛地讓我看看他畫的圖畫，告訴我他最喜歡櫻花。

當我跟」單獨面談時，換個角度問他：「你覺得自己難以接納孩子的過失嗎？」

他反駁：「如果他聽話就不會這樣了……（下刪二百餘字）」

我再問：「你會因為兒子犯了小錯而生氣很久嗎？」

他解釋：「可他就是这样不放在心上……（下刪二百餘字）」

我指出：「我感受到你有許多憤怒，而且每件激氣的事情你都記得很清楚。那邊廂，太太說你會為兒子買樂高一擲千金，那是什麼回事呢？」

」面容稍為舒展，他終於調整了坐姿，讓身體靠着椅背，放鬆下來。「我不希望他自己想要的玩具得不到，只

能羨慕同學。」他仍然語氣平淡。

「我知道你連波鞋亦捨不得買給自己，卻為兒子買很多樂高，你很疼愛他。」我看着他探問。

他的目光溫和下來：「我當然疼他！不過，他就是那麼不聽話……（下刪二百字）」

我揚起手暫停了他一下：「抱歉，我覺得你說了很重要的事，想聽清楚，可否請你慢下來？每次你提到他不聽話就會連番數着他做不好的事情，好像你皆記得一清二楚。你小時候也是這樣，經常被人數算你有什么不足或犯錯嗎？」

」分享了他在青少年時期，被父親打送入醫院的情況。他說父親是紀律部隊人員，脾氣非常火爆，最後他承認：「我後來也加入了紀律部隊，同樣脾氣火爆。」

我立即對他有了多點同理心，因為他不只對兒子嚴苛，對自己亦非常殘酷。「我小時候超壞，幾乎有份去斬人那種壞……如果並非後來被管好了，我很可能現時還在街上混。」

## 「我為你好」

他被管好了的意思，就是被打到皮開肉綻，後來又被送了出國讀書，離開壞朋友。

當我同情小」的遭遇很可憐和孤單時，」一臉不屑：「我並非說父親這樣打

我是好的，但我小時候真的很壞，你想像不到。」

」有這種「不能饒恕」的傾向，讓他對兒子的懲罰合理化。他內心有一種明確的規則：犯錯便要受罰！

而被罰了，就有好的結果。我在後來的面談中，掙扎着讓他對小時候自己被肢體虐待所受的苦有同理心。

我邀請他做椅子練習，請他面對小時候的自己，問他有什麼感受。

」說：「我不想看着他……」然後不斷跟我說，這個練習怎樣使他感到尷尬，以及為什麼覺得很奇怪等等，一說就停不下來。

我沒法讓他進入自己的感受，他只要一觸碰到，就會以不斷分析、抽離的方法來和我互動，他對要感覺自己的感受非常焦慮不安。

我只好把任務變成讓」看見，他的心裏難以平衡，因為他兒時沒受過這

種優厚的「待遇」：被包容過失，被原諒接納。

」慢慢地坦承了童年過得很辛苦：父親有頗嚴重的暴力傾向，活在一個充滿懲罰和暴力的環境當中，」對被喝斥、公開侮辱、肢體傷害等有很高的忍耐力。他習慣為這些殘酷對待冠以名字：「我為你好」，那是爸爸說的。

## 依附連繫

當」在記憶中看見了受傷的自己——只因為愛玩而被打得頭破血流，他才明白多一點兒子也是「貪玩」而已，並非一心作對。他開始比較能包容孩子的一些行為。

」甚至慢慢看見了他對孩子的妒忌：「你過得那麼好，幹麼還不聽話？」

因為對他的內在小孩來說，兒子的日子，實在比他小時候好太多。

我指出他的過度補償：「一擲千金地買樂高給兒子，你小時候會不會亦

受過沒玩具玩的苦？經常妒忌其他孩子？」

」仍然對任何脆弱的感受表現得極不自在，會移開視線，像自言自語一樣低聲說：「你知道那時候大部分小孩都沒許多玩具……」我知道我猜對了。我跟他說：「希望你你可以想像一下，你送給兒子禮物時他的笑容，亦是小」的笑容。」

他愣了一下，稍微移動身體，放鬆了一點點，就轉換話題。

我沒能夠完全把」改變成一個非常富耐心、能包容錯誤的家長。畢竟，承認自己被不公道地對待，甚至虐待，其實需要很多勇氣。相信「因為我壞所以被打」是很牢固而具保護性，始終這讓」保持和父母的依附連繫。

我只是在微小地，讓小」得到一點點公平的注視。

註：故事中的物、背景不代表真實個案。